

佛教研究的進展程序在操作步驟的釐定

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蔡耀明

前言

在研究所階段從事佛教研究的工作，研究方法的講究無疑是相當重要的一環。就此而論，廣義的研究方法至少有五大要項，值得多加鑽研：首先，建立學術上治學的基本觀念、研究論文構思的指導原則，以及生起學術論述在格局大小與階次高低的衡量眼光；¹ 其次，對於當代佛教研究致力於走上專門的學術探討、穿戴學術的包裝，從而在方法和內容的運作形態、可能的弊端、以及若干可行的改善之道，都培養出最起碼的認識和省思；²

¹ 參閱：蔡耀明，〈一個佛學教育願景的勾勒與實現：以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為例〉，《鑑往知來：兩岸佛學教育研究現況與發展研討會論文專集》（台北：中華佛學研究所，2002年4月），頁121-137；〈「研究方法」課程的規劃理念〉，《法光》第163期（2003年4月），第2版。

² 參閱：蔡耀明，〈迎向專業的佛教研究〉，《哲學雜誌》第32期（2000年5月），頁114-126，收錄於《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：內在建構之道的佛教進路論文集》（南投：正觀出版社，2001年），頁3-15；〈用以檢視佛學學術化的一面鏡

第三，佛教研究在研究進路、研究方法、和研究工具之間的區分，以及培養多元的研究進路觀；³ 第四，形成具體可循的研究步驟，以及研擬研究計畫或論文大綱；⁴ 第五，針對個別的研究進路，例如語言文獻學的進路，就該進路所對應的研究工具、操作技術、講究手法、預設理念、獨特眼光、具體範例、以及夠份量的學術論著，逐一進行專門的練習和思辨，如此才足以在個別的研究進路深入堂奧，並且練出可站到學術第一線從事開拓性的探討。

子〉，《法光》第148期（2002年1月），第1版。

³ 參閱：蔡耀明，〈佛教研究方法學緒論〉，收錄於《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》，頁17-40；朱文光，《佛學研究方法論：以近現代漢語佛學研究為中心》（嘉義：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，2002年）；〈佛學研究方法學理路之探索〉，《中華佛學研究》第7期（2003年），頁333-359；蕭振邦，〈佛學研究一般方法論〉，《正觀》第24期（2003年3月），頁91-137。

⁴ 參閱：Ranjit Kumar, *Research Methodology: A Step-by-step Guide for Beginners*, 譯成《研究方法：步驟化學習指南》，潘中道等譯，（台北：學富文化事業，2000年）；Lawrence F. Locke and et al., *Proposals The Work: A Guide for Planning Dissertations and Grant Proposals*, 譯成《論文計劃與研究方法》，項靖等譯，（台北：韋伯文化事業，2002年）。

本文所要談論的，即在於針對其中的第四個要項，也就是順著研究的進展程序，預先形成統籌的想法，釐定出操作的步驟或進展的環節。這大致屬於研究方法縱貫式的一種講究。在縱貫式的講究當中，論述架構和研究進程可以說形成一表一裡的關聯。論述架構沿著拉出的論述主軸，傾向於端上檯面的展示形態和架式，其手法要求乾淨俐落且井然有序；相對地，研究進程則沿著拉出的研究主軸，傾向於背後或舞台下的操練進度和演練工法，要求的是每個環節的工夫實實在在練到手，而且一步一步都能接連做下去。由於要求的重點確有不同，論述架構和研究進程理應各成一個單元，分開來練習和處理。這當中進一層的分際與關聯，還可略提一二。例如，消極方面，可以且應當稍微避免的是，幾乎只見作文式或繞圈子式的論述門面，卻相當欠缺研究進程在重要環節的學術處理工夫；或是將研究進程一大堆翻來覆去的路徑、考究、與內容，不怎麼修飾就搬到論述的檯面，以至於讓讀者難以下嚥，或蕪雜到讀者跟著被攪得頭疼欲裂。積極方面，則可基於優質的研究進程，支撐且帶出雅緻的論述架構；也可因應論述架構的嚴謹考量，使研究進程的工夫更加洗鍊。

研究進程的八個環節

準備進行學術研究，在研究進程此一課題，講究的主要在

於怎樣順當地把研究工作一步一步往前給推展下去。這是在廣義的研究方法的課程，有必要納入學習的一個課題，也是在展開實務的研究工作，幾乎任何一位研究者都需要落實來考量的一個課題。研究進程在釐定上，特別著重一些原則，例如，貼切性、可行性、連貫性；另外，還有一些原則，也可看情況斟酌予以納入，例如，方便性、務實性、價值性。接下來，為求清晰且一氣呵成起見，以相當扼要的方式，將佛教研究的進展程序在操作的步驟，分成八個連貫的環節說明如下：

(1) 「研究主題的評估與定案」。首先就佛學這個大方向，配合自己上過或正在上的課程、讀過或正在讀的論著、或甚至一直想進一步推動的研究構想，設立儘可能明確的研究方向與主題。這個環節使用的方法，即在於評估與定案，包括對於學養背景、興趣、相關條件準備的成熟度要有一份自知之明，對於相關的學術行情、研究上的重要性、可行性、困難度等事項，逐一衡量先前握有的和最近蒐集到手的資訊，並且進行綜合評估，接著就明確且大致可行的方向，進一步把研究主題給確定下來。

(2) 研究主題一旦設定，隨即著手「擬定研究設計」，包括研究進路和方法，主要和次要的文獻依據的範圍，對各式各樣的文獻依據所要進行學術處理的策略和重點工作之所在，釐定研究主軸、論述架構、以及研究或論述的目標。

(3) 「強化在主要的文獻依據上的工夫」，包括探討相關的文獻史和可能的宗教文化史或社會史之背景，培養文獻研讀的熟悉度與深度，練習解析、理解、領悟、掌握、和運用文獻的專門用語和關鍵字詞，找出文獻的重心所在、主旨、面對的課題、打開的主軸、撐起的架構、大大小小的脈絡、動態的進程、功用、目標，並且儘可能貼切地揣摩構成文獻特色的切入點、切入角度、眼光、觀點、視野、境界、引導原則、參考框架、理路進展的規則。

(4) 「拓展在次要的文獻依據和學術論著上的工夫」。次要的文獻依據可能是其它相關的典籍、註疏、論典、綱要書、目錄、史書、傳記、遊記、佛塔、尊像、題記、碑銘、或藝術文物，而學術論著則儘可能以全球為範圍，以達到相當的學術水準為門檻。這個環節的用意，即在於適切打開相關的文獻依據的觸角和格局，以及在一定程度掌握學術的脈動。至於其方法，則包括拓展研究資訊取得的管道，進行文獻檢索，有效蒐羅研究資訊，組織與管理研究資訊，瀏覽研究資訊，建立閱讀的筆記、摘要、提問、省思、理解、批判、心得。

(5) 「由博返約的過濾或修剪」。事實上，不論在各種文獻依據或在學術論著所下的工夫之所得，都沒有辦法完全放進一個研究歷程或一份學術論述裡面，而由博返約的工夫，正好可派上用場，藉以避免蕪雜不堪之類的毛病。這個環節使用的方

法，即在於一方面盯著研究主題，另一方面審度已涉獵的文獻依據和學術論著，然後一次又一次過濾或修剪所涉獵的東西。至於運作的形態，並不是胡亂裁撤或亂砍一通，而是需要講究原則。其中一條或可稱為適切的原則，也就是針對已涉獵的文獻依據和學術論著，去思索這些涉獵過的項目或內容，到底可在哪一點上，或以什麼面貌、角度、姿態、方式，去和研究主題產生關聯、延伸、提昇、深化、比對、比較、對觀、交涉、銜接、貫通、批判、或矛盾等情形。針對某一筆涉獵過的項目或內容，如果思索得出可以怎樣和研究主題搭上線，則可考慮予以納入；否則的話，似乎只有暫時割愛一途，或是順便替未來的研究鋪路，考慮挪到往後更適當的機緣，再另行處理。經由此一原則的運用，在必要的時候，甚至還可大幅修改在研究進程第一個環節所設定的研究主題，當然也可以保留該主題，但是斟酌加上副標題，以做為某種的限定、更為明確的標定，或用以調整焦點、焦距、視角、眼界。不論是修改研究主題，或是添加副標題，往往有必要回頭檢討和跟著調整這一路走來的每一個環節，以確保前後之間一定程度的連貫。

(6) 「落實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」。透過由博返約的工夫所納入的材料，如果亂無章法只顧堆放上去，等到材料一多，甚至會演變成形同癱瘓的狀態。為了避免材料的四處堆積、壅塞、癱瘓、或是論述上繞著圈子打轉等弊病，以及為了適切經營

出研究的進程和論述的理路，即有必要去講究如何將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給妥善落實下來。在研究進程的第二個環節，亦即「擬定研究設計」，因為尚未大量納入過濾之後的材料，其中的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之釐定，充其量僅處於雛形的階段，屬於程序規畫的層次。在第五個環節，亦即「由博返約的過濾或修剪」，尤其致力於思索所涉獵的東西到底可以怎樣和研究主題搭上線，也就是以過濾材料的方式，藉由材料，一筆又一筆分派、填充、且落實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；只不過在此一環節，尚傾向於把重心放在材料，或由材料入手來處理。一旦進入到第六個環節，重心便移到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。至於其方法，講究的是在充滿材料的情況下，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仍然能夠適當地拉出、撐開、排序、搭配、連貫，以及充分發揮進展歷程順暢的機能。為了顧及研究的進程揮灑的空間和運轉的機能，在此一環節，以研究主軸和論述架構為本位再度過濾或修剪之前納入的材料，仍然是蠻有必要的。

(7) 「進行重點式的學術處理」。假如欠缺重點學術處理，寫出來的文章，恐怕很難免於平鋪直敘式的摘要和大量引文的剪貼和堆積，並且容易落人以膚淺、空洞、乏善可陳、或甚至抄襲之譏評。所謂重點學術處理，通常就是一個研究的主打部分，也是一篇論文的重頭戲所在；至於可進行重點學術處理的項目極多，包括文獻構成、文獻史、文獻比對、文獻評定（鑑

別）、文獻譜系、字詞解析、詞句解讀、意義闡釋、文學賞析、哲學論證、義理爬梳、成果評估、修學實踐，或是延伸到社會、文化、人生、心理、倫理、藝術、或宗教等方面，展開跨領域或應用層面的探討。稍微嚴格來說，在一個研究或一篇論文裡面，當做重點式的專門探討的項目，至少要有一個，也可以看情況來操作二重的、一主一副的、或甚至多重的重點項目。其中的任何一個項目，一旦說要成為主打的部分，以進行學術上專門的探討，往往需要涉及在對應的學術工具、裝備、涵養、眼光、和思惟取向的歷練和純熟運用，以及在研究進程上的統籌駕馭。

(8) 「導向研究目標和做出研究成果」。研究目標最遲在第二個環節，亦即「擬定研究設計」，即需初步予以明確設定。之後舉凡各式各樣的學術工夫，都分別且共同朝向所設定的研究目標，如此才不至於做來做去卻始終繞不出去，或不知為何而做研究。打從研究主題塵埃落地，以至於拉出研究主軸和撐開論述架構，尤其是進行專門的學術探討，這一路走來努力追求的，可以說主要在於導向研究目標。然而，縱使再怎麼努力，以及殫精竭慮於講究技巧、方法、理念、洞見、創新、突破，不見得就能保證所處理的問題一定找得出最終的答案或解決的方案。在這個節骨眼上，學術研究講求的，毋寧是務必做出至少目前階段的研究成果（results）。若連有限段落成果絲毫都做不出來，一個研究恐怕落得結不了案或不了了之，而文章預定的結論

也因此下不了筆。至於可當做結論的研究成果，最好能滿足三個條件：其一，扣緊研究主題和研究目標；其二，以專門且嚴格的探討為後盾所推演出來，而非任意或粗糙過程的產物；其三，足以顯示研究的特色、風格、標竿、典範、或貢獻。這三個條件配合在一起，似乎才足以說明何以要這麼做研究，研究的價值何在，以及這樣的研究工作可以走到什麼地方去。

結 語

研究方法特重活學活用。在研究進程的步驟化要求下，本文完全無意提供固定的或唯一的標準作業程序，而僅止於順著佛教研究在學術界算得上頗為慣用的進程，加上一己很有限的研究經驗，扼要鋪陳在拉出研究的主軸，前後打開出來的八個環節。這些環節的數目、次序、和關聯，當然不是死板板的，不過實際的情形，和本文描述的景象，應當也不至於落差太過巨大。透過本文的扼要鋪陳，若能有所啟發，形成在研究進程可漸次推展的一種指引，進而靈活運用在個別的研究工作上，大概才初步稱得上花這些時間在講究研究進程的步驟化環節，終於值回了什麼樣的代價。